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三十八回 孔耘軒城南訪教讀 惠人也席間露腐酸

卻說譚紹聞自舅氏祝壽回來，依然大門不出，自在前院看書。王中又把碧草軒花草，移在前院七八盆兒，放在畫眉籠下。紹聞看書看到悶時，便吩咐德。喜、雙慶兒灌漑花草。作的文字，著王中送與外父孔耘軒改正。母親王氏也時常引與官兒到前院玩耍。慧娘、冰梅趁前院無人時，偶爾亦來片時。王中此時心裡也有七八放得下了。單等明春延請名師，自己便宜，好與田產行經紀商量變賣市房，償還息債。

日月如梭，早到了臘月下旬。鄉間園丁佃戶來送年禮，順便兒捎了幾車雜糧。遂將大門開了鎖，王中看著過門。此時閻相公回去已久，譚紹聞也不免招駕口袋數兒。王中問道：「昨晚相公回去太早？」紹聞道：「燈台漏油，回堂樓取燭，奶奶拴了樓門，就在東樓看書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一個錫匠，手提一把走銅酒注子，上插草標一根，一隻手拿了一柄烙鐵，口中長聲喝道：「打壺瓶！」紹聞便向王中道：「咱家蠟台燈盤壞了許多，少動就指頭帶油污了書。還得打兩座燈台，黃昏好讀書。況酒注子偏提兒也有漏的，就趁匠人打打何如。」錫匠聽見紹聞說話，早已立腳不動，王中便問道：「你的擔子呢？」

錫匠道：「擔子在觀音閣前，與仙佩居裡打水火壺，工已將完，我來街上再招生意哩。」王中道：「你就挑來我家，有幾件粗糙東西煩整理一下，還收拾一兩件新生活。」錫匠道：「就來。」

扭頭回去。

雜糧收完，留佃戶們東廂房酒飯。不多一時，兩個錫匠挑的擔子來了。進了大門，王中與德喜、雙慶兒拿出舊東西來，有二十多件子，無非蠟盤、燭台、酒注、火鑽之類。又說了幾件新生活。講明斤兩手工價值，扇起匣子，支起鍋兒，放了磚板，動了剪錘，便一件一件做將起來。譚紹聞坐在一把小椅上，看錫匠做活，因問道：「這位是伙計麼？」錫匠道：「是我的兄弟。」紹聞道：「你住的城裡城外，可是遠方過路的？」錫匠手中做活，口中答應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俺是朝邑人，家父來河南做這個生意，後來就住在惠家莊，是惠聖人房戶。如今當了三四畝園子，夏天澆園賣菜，到冬天做些生意兒，好趕這窮嘴。」紹聞道：「怎的叫做惠聖人？」錫匠道：「俺主人家是個好實進的秀才，人人見他行哩正，立哩正，一毫邪事兒也沒有，幾個村看當票，查藥方，立文約兒，都向俺主人家領教，所以人就順口兒叫做惠聖人。」這話都鑽在王中耳朵，便接口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家只做什麼？」錫匠道：「教學。」王中道：

「多大年紀了？」錫匠便問他兄弟道：「咱主人家有五十幾了？」那年輕的道：「今年五十二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出門教學不曾。」錫匠道：「這卻不得知道。」那年輕的道：「他近來有幾兩賬在身上。每日在藥師廟教書，都是小孩子，也不見什麼。若是有人請他，他出門也是不敢定的。」

錫匠兄弟言之無心，紹聞主僕聽之有意。到晚時活已做完，王中開發工價，留他晚飯。錫匠怕南門落鎖奮起擔兒走訖。王中栓了大門，紹聞要回後院，王中道：「且商量一句話兒。」

紹聞坐在廳內，德喜兒上的燈來。王中道：「適才壺匠說他主人家，人人稱為聖人，想是一個極正經的人。相公過年讀書還沒有先生，怎的生法就把這位老人家請下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不知他肯出門不出門？」王中道：「還得與文昌巷孔翁商量商量。」

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王中道：「年節已近，不然明日早晨咱就到孔翁家走走。」紹聞道：「也罷。」主僕計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早，紅輪初升，早飯用罷，隨帶著孔宅年禮，宋祿套車，主僕坐車而去。到了孔宅，孔耘軒迎進內書房，謝了來貺，又講些從前文字或順或謬的情節。紹聞道：「城南有個惠先生，外號叫做惠聖人，外父知道不知道？」耘軒道：「是府學朋友，怎的不知道。姑爺問他做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愚婿想請他來年教書。」孔耘軒一向怕女婿匪了，今日自己擇師從學，心裡未免喜歡。又心中打算，此老雖是迂腐，卻也無別的毛病，便急口應道：「極好。」王中在旁接口道：「既是好先生，煩孔翁今日就坐車到城南走一回，小的也隨的去。年已逼近，恐怕來春節間有些耽擱。」孔耘軒見王中說來春節間四字極有深意，便答道：「今如就去。」即著小家人向書房請孔翁來陪姑爺說話，王中叫宋祿套車，跟隨孔耘軒出城到惠家莊去了。孔耘軒與姪婿見面，引的上張類村姪兒張正心書房閒話。

單講孔耘軒到城南惠家莊，進了大門，有三間草廳兒，卻也乾淨。上面懸著一面紙糊匾，橫寫了五個字，乃是「尋孔顏樂處」。兩旁長聯一付，一邊是「立德立言立功，大丈夫自有不朽事業」一邊是「希賢希聖希天，真儒者當盡向上功夫」

耘軒坐在草廳，只見一老者走來一看，問：「是那的客？」

孔耘軒道：「弟城內文昌巷，姓孔。」老者向後邊去，只聽得說：「第二的，有客來。」須臾，惠聖人出來。原來這惠聖人，諱養民，字人也，別號端齋，是府學一個「敕封」三等秀才。

到了草廳，為禮坐下。獻茶已畢，惠養民開口道：「孔學兒貴足初踏賤地，失誤迎迓，有罪！」孔耘軒道：「久疏道范，特來晉謁，托在素愛，並未懷刺，乞恕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弟進學時，孔兄尚考童童，今已高發，得免歲科之苦，可謂好極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僥倖副薦，遂拋書卷。所以再無寸進，倒是老先生有這科歲之試，還得常親卷軸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因這科歲，所以不得丟卻八股。至於正經向上工夫，未免有些耽擱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因文見道，畢竟華實並茂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聖賢誠正工夫細著哩，若是弄八股未免單講帖括，其實與太極之理隔著好些哩。」孔耘軒聽之已慣，因道：「惠兄濛造深詣，弟一時領略難盡，只得把弟來意申明，後會尚多，徐為就正，何如？」

惠養民在座上躬身道：「聆教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弟有一個小婿，是譚孝移的公子，心慕長兄學行，欲屈台駕進城設帳，求弟來先容。如蒙俯允，弟好回小婿一個信息，年內投啟，開春敦請，未審肯為作養與否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貴賢婿有慕道之誠，甚為可嘉。但此事還得一個商量，請孔兄少坐，弟略為打算，不敢驟為輕諾。」說完，自回後院去了。

遲了好大一會，出來坐下道：「既蒙孔兄台愛，不妨預先說明，是供饌，是攜眷呢？」孔耘軒道：「若是供饌，恐怕早晚有慢，卻是攜眷便宜些。」惠養民道：「若是攜眷，弟無不去之理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弟雖未暇與小婿訂明束金多寡，大約二十金開外，節儀每季二兩，糧飯油鹽菜蔬薪足用。若不嫌菲薄，關書指日奉投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孔子云：『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』道義之交，只此已足，何必更為介紹。」孔耘軒離座一揖道：「千金一諾，更無可移。」惠養民還禮道：「人之所以為人者，信而已。片言已定，寧有中遷。」孔耘軒又吃了一杯茶朋要告別，惠養民挽留過午，耘軒道：「小婿還在舍下候信，弟當速歸以慰渴望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求教之心，可謂極誠，將來自是聖賢路上的人物。」相送出門，耘軒坐車自回，復東牀嬌客而去。

原來這惠養民五年前曾喪偶，後又續弦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再醮婦人。其先回後商量，正是取決於內人。內人以進城為主意，所以一言攜眷便滿口應承。況且連葬帶娶，也花費了四十多金，正苦舊債不能楚結，恰好有這宗束儀可望頂當，所以內外極為願意。且說孔耘軒回復譚紹聞，年內翁婿同來遞啟，話不煩絮。

單講過了正旦，王中攬撥初十日擇吉入學，這些儀節，不再浪費筆墨。只說惠養民坐的師位，一定要南面，像開大講堂一般。譚紹聞執業請教，講了理學源頭，先做那灑掃應對工夫；理學告成，要做到井田封建地位。但灑掃應對原是初學所當有事，至於井田封建，早把個譚紹聞講的像一個寸蝦入了大海，緊緊泅了七八年，還不曾傍著海邊兒。

不說譚紹聞在學裡讀帖括說是膚皮，讀經史卻又說是糟粕一一無處下手。再說孔耘軒因女婿上學，先生是自己去說的，只說要盡一芹之敬，遂差人到碧草軒投了個「十九日杯水候教」

的帖兒。又附一個帖，並請女婿。又請了張類村、程嵩淑、蘇霖臣。到了十九日，孔纘經灑掃庭除，料理席面。又於內書房設了一桌，款待女婿。張類村、程嵩淑、蘇霖臣陸續先到，獻茶已畢，程嵩淑道：「我們舊約相會，並無俗套，何以今日如此排場？」孔耘軒道：「還有一個生客哩。」張類村便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孔耘軒道：「小婿業師惠人老。原是弟說成的，今上學已經兩月，弟尚無杯水之敬，所以並請三位陪光。」程嵩淑皺眉道：「那人本底子不甚清白，豈不怕誤了令婿？」孔耘軒道：「譚親家去世太早，撇下女婿年輕，資性是盡有的，只可惜所偕非人，遂多可憂之事。這惠人老原是小婿自擇的先生，托我到城南道達，遂而延之西席。他既知自擇投師，我豈肯再違其意。」程嵩淑道：「此公心底不澈，不免有些俗氣撲人。那年蘇學台歲考時，在察院門口與他相會了一次，一場子話說的叫人掩耳欲走。且不說別的，南鄉哩邵靜存送他個綽號兒，叫做惠聖人，原是嘲笑他，他卻有幾分居之不疑光景。這個蠢法，也就千古無二。」

話猶未完，只見雙慶兒到客廳門口說道：「惠師爺與大相公到了。」眾人起身相迎，拱手讓進。惠養民深深一禮，說道：「高朋滿座。」張、程俱答道：「不敢。」又與孔耘軒兄弟二人為禮，說道：「弟有何功，敢來叨擾，預謝。」孔耘軒道：「請來坐坐，不敢言席。」譚紹聞進來為禮，惠養民道：「望上以次。」為禮已畢，張、程、蘇三人讓惠養民首座，惠養民再三不肯。讓了半晌，方才坐下。獻茶已畢，孔耘軒向弟纘經道：「陪姑爺後書房坐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今日談笑有鴻儒，正該叫小徒在此虛心聆教才是。」孔耘軒道：「今日請小婿，還請有張類哥的令姪及舍甥、舍表姪相陪，在後書房候已久了，叫他弟兄們會會。」說話不及，張正心與孔宅外甥、表姪一起兒後生，也到前廳為了見面之禮。為禮已畢，同與孔纘經引的紹聞，向後邊去了。

張類村道：「老哥輕易還進城來游游哩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弟素性頗狷，足跡不喜城市。」張類村道：「鄉間僻靜，比不得城市煩囂，自然是悠閒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卻也有一般苦處，說話沒人，未免有些踽踽涼涼。時常在邵靜存那邊走走，他也是專弄八股的人，輕易也說不到一處。」蘇霖臣道：「老哥近日所用何功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正在《誠意章》打攪哩。」程嵩淑忍不住道：「《致知章》自然是闖過人鬼關的。」孔耘軒急接口道：「小婿近日文行如何？自然是大有進益。」惠養民道：

「紛華靡麗之心，如何入見道德而悅呢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全要先生指引。先要教謝絕匪類，好保守家業。那個資性，讀不上三二年，功名是可以垂手而得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卻也不在功名之得與不得，先要論他學之正與不正。至於匪類相親，弟在那邊，也就不仁者遠矣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」說話中間，小廝已排肴核上來。大家離座，在院中間散。

程嵩淑看見甬道邊菊芽高發，說道：「昨年賞菊時，周老師真是老手，惟他的詩蒼勁工穩。類老，你與刻字匠熟些，托你把那六首詩刻個單張，大家貼在書房裡記個歲月，也不枉盛會一番。」張類村笑道：「只為我的詩不佳，所以不肯刻稿兒，現存著哩。若說與刻字匠熟，那年刻《陰騭文》的王錫朋久已回江南去了。」

小廝排列已定，請客上座。須臾盤盞前陳，惠養民屢謝了盛饌，孔耘軒謙不敢當。席完時，又設了一桌圍碟，大家又同人席飲酒。程嵩淑道：「今日吃酒，不許談詩論文，只許說閒散話，犯者罰酒一大杯。」孔耘軒也怕惠養民說些可厭的話，程嵩淑是爽直性情，必然當不住的，萬一有一半句不投機處，也覺不好意思的。便說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因取一個杯兒放在中間，算個令盅。張類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。』如何飲酒不許論文。」程嵩淑道：「犯了令了。」

張類村道：「還照舊日是一杯茶罷。」惠養民道：「這個令我犯不了，我一向就沒在詩上用工夫。卻是古文，我卻做過幾篇，還有一本子語錄。小徒們也勸我發刊，適才說刻字匠話，我不知刻一本子費多少工價哩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是論字的。上年我刻《陰騭文注釋》，是八分銀一百個字，連句讀圈點都包括在內。」惠養民道：「那《陰騭文》刻他做什麼？吾儒以辟異端為首務，那《陰騭文》上有禮佛拜門的話頭，明明是異端了。況且無所為而為之為善，有所為而為之為惡，先圖獲福，才做陰功，便非無所為而為之善了？」程嵩淑笑道：「老哥進城設教，大約是為束金，未免也是有所為而為的。」惠養民道：「孔門三千、七十，《孟子》上有萬章、公孫丑，教學乃聖賢所必做的事，嵩老豈不把此事看壞麼？」

恰好譚紹聞出來說道：「天晚了，老師回去罷？」孔耘軒也不肯深留，大家離席起身。惠養民謝擾時說：「耘老果品極佳，懇錫三兩個。有個小兒四歲了，回去不給他捎個東西，未免稚子候門，有些索然。」孔耘軒道：「現成，不嫌舍下果子粗糙，願送些以備公子下茶。」惠養民笑道：「府上內造極佳，甜酥人口即化。只為這個小兒資性頗覺伶俐，每日可念《三字經》七八句，不給他點東西兒，就不念了。來時已承許下他。」

張類村道：「將來自是偉器。」蘇霖臣道：「淵源家學，並不煩易子而教，可賀之甚。」孔纘經從後邊包了一包兒拿將出來，惠養民道：「兩個就夠，何用許多。」遂一同送出，惠養民與譚紹聞一齊上車而去。蘇霖臣家中有車來接，亦遂同家人而去。

原來惠養民娶的再醮繼室生的晚子，心中鍾愛，露醜也就不覺了。這正是：

從來譽子古人譏，偏是晚弦誕毓奇；  
明是憐兒因愛母，出乖惹笑更奚辭。